
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
玄圃积玉·藏北拾莲

阿里

毕淑敏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阿里

峰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里 / 毕淑敏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458-8

I. ①阿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5018 号

阿里

毕淑敏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458-8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伴随你建立功勋 / 001

北飞北飞 / 112

冰雪花卉 / 180

阿里 / 195

附录 / 294

编辑说明 / 298

伴随你建立功勋

“你过来，帅北征。你愿意他两个，哪个当你爹，自己拿个主意。若都相不上，咱再找旁人。”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军人说。

帅北征沉默地走过来。他个子很高，却很单薄，像田野里疯长而不秀穗的庄稼。他抬起忧郁的眼睛，开始为自己挑选父亲。

两个判断不出年龄的老农民，靠在墙根晒太阳。中原小县武装部的土墙，在冬天的阳光照射下，反射出暖洋洋、臊烘烘的气味。他们微合双眼，丝毫意识不到正在进行的事情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只有从鼻孔中荡漾出的烟雾，证明他们还没有睡着。

烟雾……中华烟的烟雾，像钢蓝色的硝烟，弥漫而过。父亲

的脸裹在烟雾之中，冷漠而尊严：“你们有什么权力绑架我？！”

红袖章挥舞得如同一片血泊：“老东西，还挺狂！把他嘴里的中华烟夺下来！”

几个穿军装的造反派簇拥上来，像拔草一样去揪父亲嘴里的香烟。那烟像生了根一样，始终粘在父亲轻蔑的唇边，像一根雪白的粉笔。

烟，终于被抠出来了。那已经不能被称之为烟，只是一坨混合着血迹和牙齿的灰绿团块。

父亲被带走了。他的背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。可他的儿子却要在这两个石块一样沉默的老农当中，挑一个做自己的爹！

父母被关押，帅北征一夜之中坠入黑洞，生活来源中断，没有任何一家亲戚朋友肯收留狗崽子。他也没有老家可回。当年父亲投了红军，遗下的亲属满门抄斩。他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子身一人，北京没有他的立锥之地。

正在这时，尧敬尧到北京来了。很多年前，他是父亲帅紫成的警卫员。父亲有过许多警卫员，父亲都快记不得他们了，可他们都记得父亲。尧部长从中原小县的武装部来看望父亲，他只见到了帅北征和到处贴满封条的房子。

“日他姐！我找他们讲理去！打壶梯山那会儿，帅师长一撝袖子，端着机枪往上冲，周围的炮弹皮落得像扬场。那时候我是新兵，空着手跑还跟不上趟。这样的人，能是叛徒特务？”

尧部长无所顾忌地大声喧嚣，震得贴了封条的书柜玻璃门，像遭了空袭似的哗哗作响：“跟我走吧！虽说我这官儿比不上你爹的一个零头，山高皇帝远，我可说了算！”

尧敬尧部长以绿林好汉的勇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将帅紫成的儿子帅北征带回了他的辖地。尧部长要为帅北征找一个爹，然后就一手遮天送他去当兵。又找回来的儿子秦帅北，加入了公元1966年冬季征兵的行列。

新兵第一顿饭吃大白馒头。

“解散开饭”的口令还没从新兵连长龙凤虎的嘴唇掉下来，刚换上绿军装的小伙子们，就像定向爆破的绿墙，刷地倒向大白馒头。

这当然是不符合军队纪律的，但龙凤虎并不忙于纠正，反而浮出欣赏的笑容。吃吧！吃吧！部队上管够，能吃才能做。他接

过几茬兵了，知道新兵们抢食抢得越凶，越是说明当地贫瘠困苦，这样的兵没见过世面，能吃苦，好带。

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新兵。他面色苍白，眉毛很黑，整个脸庞对比着草绿色的军装，显得过于纤巧。他愣愣地提着充当饭碗的茶色瓷缸。从瓷缸倾斜的角度，可以断定里面没有一滴菜汁。

“你为什么不吃饭？”龙凤虎踱过去。

“不是我不吃饭，而是根本就没有饭了。”新兵的回答并不像他的体质那样柔弱。

龙凤虎不用看，就知道这是事实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抢？”他目光炯炯地说。

“抢？！”秦帅北的嘴唇无声地蠕动了一下。他所受过的全部温文尔雅的教育，都使他无法服从这道命令。

“对，抢！从今后，你就不是一个老百姓，也不是一个学生。军人除了服从，就是争抢。”龙凤虎说，“不然的话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能打仗吗？”

“是！”秦帅北挺胸收腹答道。这入伍第一课，够他受用终生。

龙凤虎一回头，瞄到一个大个子兵，双手像叉似的，每个指头上都扎满了馒头。小指因为略短，馒头插得不牢，摇摇欲坠像

海豚顶球。

“你过来。”龙凤虎威严地叫道。

大个子新兵一边走一边加紧吞咽，他倒不是感觉到了食物的危险，只是想快快把牙缝打扫干净。娘说过，同长辈说话，嘴巴要利索。

“我说，你吃得了吗？”龙凤虎问。

“报告，吃得了。”小伙子憨憨地回答。他是那种从小到老都不会有大改变的脸形，方头方脑，两只眼睛似乎也是方的，彼此隔得很远。

这倒叫龙凤虎连长一时没了下文，“你就是吃得了，也得分给别人两个。”他严肃地说。

憨小伙这才看到站在一旁两手空空如也的秦帅北，一伸巴掌：“给你——”

肚子咕咕叫的秦帅北，此刻却犹豫了。他清楚地看到憨大个洞穿馒头的指甲里藏污纳垢。

龙凤虎以为他是腼腆，像摘棉花团似的从憨大个手上掳下馒头：“给你就拿着！”

秦帅北想到连长“抢”的指示，再说肚子比眼睛更重要，也

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龙凤虎问大个子。

“桂兰。”大个子瓮声瓮气地回答。

“我问的是大名。”

“报告，这就是大名。”桂兰急得差点噎着。

秦帅北好奇地注视着这个有着如此女性化名字的战友。他发现桂兰像红枣一样饱满的耳垂上，居然还扎了耳朵眼。

“我上头几个哥哥都没站住，我妈怕我不好养活，就给起了个丫头名，说这样阎王小鬼不稀罕。”桂兰忙着解释。

龙凤虎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饭后安排洗澡。

新兵们来到围着绿栅栏的铁路澡堂。这里是个慢车只停一分钟的小站。但铁路终归是铁路，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，拥有在偏僻的小城尚属奢侈的浴池。

新兵们脱下里外三新的绿色军装，用绿帆布腰带拦腰一捆，堆在更衣室地上，像是一摊摊刚砍下来的青菜。

龙凤虎坐在更衣室外面的走廊里。他可不愿跟进去。乡下小伙子一身汗酸气，让他们在池子里多泡会儿，脱胎换骨地洗涤一

番，把虱子、虻子连同庄稼人的尘土，一股脑儿留在他们的家乡，然后红扑扑白生生地奔赴边关，可他又不能走远，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得时刻关照。

新兵们赤条条地跑进浴室。

嗨！忒大一池热水！

浴室里云遮雾罩，暖气袭人。新兵们惊叹：烧这老些热汤，要费多少柴火！扑通扑通像青蛙似的跳下去，有几个还打开了水仗。

一个小个子兵脚下踩到很柔韧的东西。他用大脚趾很灵活地一挑，那玩意儿跳高似的弹了起来，一股很有劲道的潜流，打着旋地绕着他的腿肚子转。小个子兵感觉到某种危险，把大脚趾上的东西甩掉，蹚到距这儿最远的角落里待着。

小个子兵叫池可信。

水，不动声色地越来越少。新兵们说：“这水咋球了？”

小个子兵也跟着嚷：“这是啥球水！”

当大家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并且找到那个倒霉的橡皮塞子时，水已经无可挽回地减少到刚没膝盖骨。

新兵们抱着肩，缩着颈，沾过水的肌肤暴起一层粟粒。

秦帅北不冷。他至今还没下水呢！

他从未见过这种汤锅式的洗澡方式。家里有一间贴满天蓝色马赛克的浴室，有一个白如牛奶的浴缸。帅北征从小就在这个浴缸里洗澡，刚开始只能放小半盆水，否则会把人淹没。水波荡起蓝色的浪花，使人感到轻微的头晕，对胸腹和后背有一种类似抚摸的压迫，使人想起妈妈柔软的手。

后来，他上了学。这是一所干部子女集中寄宿的学校。他好不容易适应了学校的淋浴喷头，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大众化了。今天，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大池子，看到桂兰脖子后头有像漆皮剥脱一般的垢痂，看到小个子兵身上有几处环癣。

不过，自己身上也很脏，像套在一个尘封的壳子里。从北京出来，再没洗过澡。

秦帅北预备这次换好水后，抢先跳下去。

水龙头“哗—嘭—嘭”夹杂着热气，倾泻而下，把一团团硕大而洁白的水汽，不客气地朝大家头脸掷来。

大家一阵欢呼，紧跟着发现了严重问题，只有热水，没有凉水。

“这怎么办呢？”秦帅北很焦急。空气闷热而污浊，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这才赚哩！都是热水不比都是冷水强？再添一把柴，这水就

能沏茶！”一个叫刘堆子的新兵还挺高兴。

桂兰把硕大的手掌像吊锤似地探进水里，强忍了一会儿，也只得缩回来：“能褪猪毛了。”

池可信疏淡的眉毛一皱：“咱都蹲在池边搅和水，一会儿就能凉，就像在家喝热粥那样。”

秦帅北想，这没有什么难办的。他开始穿衣服。浑身湿漉漉，衣服涩得像贴一层皮。开门裹着热气冲到走廊，他忍不住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这么快就洗完了？”龙凤虎问。

“没……洗完。是……还没洗。”秦帅北不知怎么，见了这黑脸膛的连长，就气虚。

“那还不快洗，出来干什么！怎么又是你拖拖拉拉！”龙凤虎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：“告诉你，咱们要去的地方，水贵如油，几年之内你再想再洗这么痛快的澡！”

“水太烫了，没法洗。”秦帅北小声争辩。新兵连长算个多大的官呢？平日往来于父亲身旁的叔叔伯伯们，哪一个对帅北征不是客客气气！

“谁叫你们把原来那池水放了？没有凉水，那池水是早就放好

晾凉给你们用的。没办法，再烫也得洗。每个人都得洗，这是有规定的！”

龙凤虎说得不错。每个新兵入伍，都有一份专门的洗澡费。这个澡，标志着新兵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，因而便有了某种严肃的象征意味。

“弄条皮管子，从哪里接点凉水来，并不困难。”秦帅北不屈不挠地建议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龙凤虎从凳子上站起来。

“秦帅北。”秦帅北不知何意，清晰地回答。

“我说秦帅北，你是少爷胚子还是谁家的公子小姐，我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碰到你这么难缠的兵！不愿意当兵，你把衣服搁这儿，回你妈的热炕头去！要跟着我当兵，马上进去洗澡！半个小时后，我吹哨集合！”龙凤虎声色俱厉，唾沫星子直吹到秦帅北脸上。

秦帅北的泪在眼眶内乱转，这算什么连长，简直是军阀！可他没有热炕头可回，只有回到热气腾腾的水池边。水雾氤氲，没有人注意到他。新兵们用刚发的白毛巾搅水，然后缓缓提起来，让水在流失的过程中散发热量。

这很愚蠢。秦帅北想，可此情此景，他那受过现代文明熏陶

的高级脑瓜，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。

“嘿！你的家伙起来了！”像墨鱼一样黑的刘堆子，对着桂兰大喊。

“刘堆子，悄些声！”桂兰不好意思了，嘟囔着：“喊什么喊，你的不也起来了！”

大家蹲着，正好胯部用劲，此刻，各人的家伙，竟像小钢炮似的，瞄准了前方。

秦帅北脸红了。其实根本没人看他。大家快活地叫着，闹着，全无丝毫顾忌。秦帅北觉得自己到了一伙野人之间。

“比比看，谁的球长！”刘堆子把雪白的毛巾挥舞得像个滚动的车轮。

被冬天里的热水激动起来的小伙子们，揭竿而起地欢呼着：“好哇！好哇！”

喊声惊动了龙凤虎，他推开门，扑面而来的热气差点呛他一个跟头。他什么也没有看清，只看见秦帅北像孤雁一样，躲在门旁。

“快洗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就缩回头去。

新兵们哇哇叫着。这生命之根，在他们看来，是最光彩最磊落的物件了。

“来！用毛巾量量，看咱这一伙，谁的球最长！”刘堆子再一次提议，并慷慨贡献出自己的毛巾，拧干，抻直。

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池可信忙用双手往下压：“悄声！别叫领导听见。”

夏天凫水时，乡下小伙子们常打这号擂台。

秦帅北置身于这伙年轻壮健的庄户汉子之间，第一次深切地感到，他所熟悉的一切，已经随着帅北征的消失，烟消云散了。帅北征已经死了，如今活在世上的，是秦三老汉的儿子秦帅北。不管他乐意不乐意，习惯不习惯，他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否则，他将无法生存。

他鼓起勇气，跳下浮沉着年青背脊的浴池。

“你咋跟我们大伙不一样，像个驸马！”池可信对他说。秦帅北惊讶自己怎么一转身的工夫，就得了这么一个外号，心想，驸马就驸马吧，我不会输给你们的。

他不知道这里演过一出“女驸马”。

凡有沙漠的地方，很久之前，必有高山。

高山是沙漠的父亲，狂风是沙漠的母亲。高山在狂风的温柔下，亿万斯年，肢解为无数屑石。风继续永无休止地摩擦它们，

屑石便在不知不觉中粉碎下去，直至成为最单纯最简单的石头的分子——砂砾。无数砂砾又集结起来，汇合成地球上最严酷最浩瀚的景观——沙漠。

两个巨大的国家，隔着沙漠对峙。沙漠像悠远而平静的海洋，分离开两种不同的信仰和主义。国境线从沙漠中间笔直穿过。凡是地图上有笔直国境线的地方，都是政治和条约的产物。大自然永远是曲线玲珑。只有在沙漠里才能有这种真正的笔直。这一处的沙同那一处的沙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不像是山，有一座山和没有一座山，在战略上的意义绝对不同。而且山底下可以埋着宝，可以是金是银是造原子弹的铀和钍。钓鱼岛是一个岛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它，绝不只是为了钓鱼。

古往今来，所有的战争，归根结底，都是领土之争。两个泱泱大国，终于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线。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条已定国界中的一段。

在地图上漫长的中国边界线上，几乎到处是不肯定的虚线和圆点。你可以在图例上找到说明，这是未定国界。但也有某些部分是斩钉截铁的直线和同样不容置疑的黑点，这是已定国界。

已定国界充满庄严。它是共和国完整的肌肤，分毫逾越，都